

屋檐下

## 灼灼其华桃花女

□孙和军 文/摄

坐车抵达马目后，漫步于黄金湾水库。一束水印桃花从舟山本岛的最西端，日复一日如涌潮般率性地泼墨。她让海风拂来，她让我闻到了仙女的幽芳，她踏浪的身姿袅娜了整个黄金湾，袅娜了整个荒村。黄金湾有了色彩，荒村有了馨香，有了葳蕤夏日下一份动情的萌芽。

我是冲着这一块海涂来的吗？她的名字叫桃花涂；我是冲着一座山来的吗？她的名字叫桃花女山；我是冲着一个小村来的吗？拆建、安置后的黄金湾村改名叫桃花村。

你一定猜得着，我的初衷是冲着这一块石头来的，她的名字叫桃花女石。

一位叫石头的仙女，一块叫仙女的石头。

女人与石头之间到底流了多少故事？从女娲与补天石开始，娲夫崖、神女峰、仙女桥、大地之母……葱茏了华夏五千年文明每一个充满母性的角落。每一块石头都是混沌生命中脱颖而出的一抹灵光。在海岛西隅一个个漫长的休眠中，还有一个个更绵延的守望中，桃花女石，她会因海潮的陪伴而苏醒，会因海鸟的栖息而呼吸，会因海霞的映射而歌唱。生命是生动的，石头也拥有一份生动的生命，尽管少有人听得懂。当如水的清辉漫漫地倾泻她的传奇，当繁星的眼眸婆娑地抚摸她的身影，一年四季，白昼黑夜里的烦与忧轻轻地化散，天上人间的美与乐悠悠地荡漾，继而弥散开来。

从黄金湾水库大坝往桃花女山的南麓走，一块写着“马目北桃花仙姑庙”的神灵牌位丢弃在一侧，那是2009年12月一个虔诚的蔡姓村民立的。牌位旁边一间遭毁弃的民间小庙的建筑垃圾，让我心生感叹——海岛民间信仰源自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现实生活生产的萌动，并非单纯的迷信，需要的是引导，不该是打击。人类再怎么进步，也需要信仰灵性和社会德性的相互融合。人类历史的演变已经足以让后人释怀，将一块有故事的石头奉为神灵符号，与将一颗星、月或日奉为文化符号，根本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区别。

再前行，已是嶙峋的沉积岩，夹着斑驳的酸性火山岩，一个渡口遗址，首先吸引我。可以猜测那是桃花山未与马目黄金湾连接时，村民划着船观看桃花女石的古朴的渡口，我且称之为桃花古渡。一切因桃花变得诗意，一个最简单的汉语可以摇动几代文人最唯美的心弦，一个女性的爱情可以在沧海桑田的演绎中缔约为一尊不烂的石头。



头。黄金湾桃花女的传说，凄婉，美丽，烂漫，烂漫得像盛开的桃花。这个古渡，载着桃花一样的心情，在爱情的波涌中，把相思摆渡为撒土为香、拜月为媒的盟誓，一个云游东海的仙子与一个隐居孤岛的少年，就这样开始了浪漫而多舛的桃源生活。

我知道桃花女石近在咫尺了，内心的

一份唐突感明显加重。我不是书生刘彦昌，学不来对莲花圣母的谦恭与尊敬。我亦非轻佻纨绔之徒，不想口沾戏谑之言，身有戏谑之行。转过身，背离渡口，朝着礁崖，犹如在古典的书籍里寻找一个最惊艳的字，踟躇着且逡巡着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书页中翻阅，终于，在越过书脊后，一个桃花讯息迅速笼罩在我周身。

这是一块怎样的石头呀？在一个潮声澎湃、回声訇然的海岬之侧，一尊大约2人高的人形石头，她优雅的姿态，就这么被古人以同样优雅的情致记载进了县志；她动人的爱情，就这么在民间以同样动人的口碑流淌成了传奇。“桃花女仙”，仙道文化流播在海岛的唯美典故。

清人卢竖乘棹来了，他在海上遥遥望着桃花女石，为秀石所动，于是写下了一首《桃花女诗》，诗赞曰：“拳石洞天婉，芳名漾濯丹。状奇直俗拜，色秀竟堪餐。牛渚乘槎易，洛神解佩难。莫须怜弱质，也解障狂澜。”

桃花仙子，东海少年的新娘子，淡然云裳仙子百合花无数。采石矶畔欸乃而来的槎舟，桃源问渡，烟霞绕处，风云如画。桃花女仙踏着薄雾而来，巧笑嫣然。凌波微步更生尘，水香露影空清处。洛神有知，当知当年解佩人，留亦难留亦难。千百次梦回海岛，千百次做着同一个梦，乍回眸，仙女含笑，沧海无限风情。

桃花美到最让人陶醉的，莫过于“桃之夭夭灼灼其华”了。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，与舟山群岛的一次美丽邂逅。从先秦开始演绎，无论是祝贺新娘出嫁，还是沾染了道家教化含义的桃，由心而生，返归于心，那神仙境界，一览无余地于舟山诸海岛留下影子。桃花女山往南，过海道是桃夭门，再继续往南，穿梭于岛与海之间，还有一座道教文化浓郁的桃花岛。这或许就是文化国粹《诗经·周南》在海上舟山的一个雅致的铺陈。

千年前那场桃花的姻缘一定是舟山群岛最美最美的风景，仙女的清香与桃花的艳香混揉为馥郁的芳馨，仙女的脱俗之美与桃花的绚烂之美合璧为绝世的娉婷丰韵。古乐喧，新人笑，起兴于满树桃花，那是舟山人的一种原始向往与自在奔放。倾歌《隔世桃夭》曰：

携秋风陪嫁作风雅，  
拜东荒举案寄生涯。

……

一世姻缘差，十里旧桃花，  
镜里温柔唤不起明眸旧无眠。

哼几句，再哼几句。那份“之子于归”的期待，那份“宜其室家”的美满，在中国人爱情婚姻画卷中从不曾褪色过。桃花色最艳，桃花女最美啊。

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桃花瓣的海潮翩翩而至，一个步履款款的水墨仙子凌波前行……

海边人家

## 往事杂记之总吉小学

□岳海

总吉庙，是岱山本岛历史上十八座大庙之一，是北峰一带乡民重大祭祀活动的场所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岱东北峰为本乡子弟教育，利用庙舍，办起总吉小学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，岱山有不少乡村小学，办在庙院和祠堂内。所以，早期乡民以庙名称这类学校。有的庙内，甚至还保留着神像。一边是学生上课学习，另一边是乡民祭拜拜神。

1965年春，有一日，母亲将我领进总吉庙。依稀记得，走进庙门，往左拐进一间房，里面摆满方桌。

房间里，几位女人围拢过来，其中一位长者，把我抱到桌子上。端详了一会儿，然后摇摇头，对我母亲说，太小了，还不能读。据说，那位长者，是学校的朱校长。

我第一次上学，因年龄小被拒收。是年，我虚岁七岁。

那时，总吉庙俨然是一座漂亮、整洁的校舍，形似福建客家的四方围屋，校内有花圃，有天井，能遮风避雨。学校是一座完小，每年招收一班，共有六个班级在读。

总吉庙坐落于一块稻田中央，唯一陪伴它的是东边一块平坦的操场。春夏之交，每当乡民们在稻田劳作间隙，会深情眺望这座漂亮而又几分神圣的院落，聆听院内随风传来的朗朗读书声，脸上泛起幸福的笑容。这是寄托着乡民家庭和家族希望的地方。自然，也是令周边小孩们充满向往的学校。

我家住刘四房村头，堂沿就对着学校，站在道地能望见庙外操场上玩乐的学生。我仿佛在道地中张望了一年，盼望着新学期的开学。

第二年春天。终于发现有一天庙外操场

上，从前日空寂无人，突然变得人群簇拥。我瞬间明白，今天开学了！

可是，父母不在家，谁能带我去报名！心里一急，哭声即刻在喉咙中激发，尖锐撕裂似的声音，穿越道地上空，散向四邻八方，惊动了村旁路人。一名小学生急吼吼地跑进来，边跑边问，啥事啊！

我带着哭腔，说家里没人陪我去学校报到。他说我陪你去。他是同村在校读四年级的刘和伦。

报上名后，学校还要进行一轮筛选。年龄大的，提早回去，年龄小的留下，挨个儿考试。考的内容简单，就背一至一百的数。我坐在长凳上，听着别人背数，心扑通扑通响。轮到我背数时，教室已昏暗。但还能看清考官祝林芳老师微笑的脸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那数字似加特林机关枪一般喷吐出来，不到一分钟就背完一百个数。祝老师听完，挥挥手，说回家吧！

一年级教室，安排在老庙围屋外西厢的旧房里。原是高年级学农养绵羊的羊舍。虽然，地面铺上一层沙土，粉刷了墙面，安放上四排课桌，但地面还露出几处绵羊留下的尿迹，教室空中若有若无散发着羊膻味和羊尿味。上课时，新生们熏着这异味，张大嘴，发着“啊、旺、依……”跟着老师念拼音。也许是羊膻味熏的缘故，抑或是学拼音课时不足，至今，我仍读不准四声。帮二年级的外孙拼音时，常遭他质疑：外公不会是这样念吧？于是，心中无底，口中哦哦，只好到手机上查找标准读音。

第二学期报到，班上就有数名同学辍学。张家边的邱家两姐妹，姐姐不来了，只

来了妹妹。想春天开学时，姐姐还作为新生代表还在全校大会上发言，第二学期竟然辍学了。另一个辍学的，是男生张开权。开学几天后，老师叫我们几个同学去帮助补课，随便带上一本厚厚的、沉甸甸的《毛主席语录》就是教材。

我们去开权家看他，开权正坐在道地晒太阳。他爸爸见到我们，非常开心，只是临时忧伤地说，谢谢你们同学，开权脚骨有点伤，不去读书了。我们小学毕业时，开权在帮父亲拉铁匠铺的大风箱。他爸爸是铁匠，准备让开权学打铁手艺。初中毕业前，我到曹家供销社买什锦菜，看到开权在岱东曹家的铁匠铺里，抡着大锤，做他父亲的助手，父子俩叮叮咚咚，敲打铁砧上一把烧得绯红的锄头。开权已长成高个头，两臂因挥锤打铁，练出发达的肌肉。

小学头几年，不断有同学辍学，但也不断有人补进来。

小学二年级以后，我们已学会好多毛主席语录。段段会背，一字不漏。至今不忘，还会吟唱，如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”“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，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，万万不可粗心大意”。只是，师生们一开口，都是地地道道的岱山方言。

接下去的学期里，开始学习“老三篇”。老三篇，那时是全中国军民的思想学习内容。我们村的老人们也会背诵。有一天，村里仓库间前晒场上，举行学习交流会，三小队刘和平的妈妈现场为社员和小学生背诵《为人民服务》。老婆婆快六十岁，不识字，没老师教，能背出这篇文章，让我们学生们都感到汗颜。

后来，老师考查同学背诵课本，碰到有人背不出。就拿老婆婆背语录作例子。老婆婆介大年纪都背得出，你们学了众多课时，还背不出，像话吗？

学了就要用。那时，提倡活学活用。活用，就是提倡为社会做好事。学校里，做好事，就是同学间互相帮助。为社会，就是为生产队割青草，积绿肥这一类的公益事。每年春耕前，总吉庙东面操场上，堆满小山似的青草。那是同学们放学后从麦田里、山坡地上采割后，用一只只竹篮子装来的青草。然后，各队派人用手拉车将青草载到刚耕好的水田里，沤烂当有机肥。

1978年暑期，我找到已迁到南峰黄官泥香村的启蒙老师、班主任祝林芳女士的家，感谢她在总吉小学时的谆谆教导，告知她当时我在杭州读大学的情况。

1979年夏天，我从杭州大学回岱山度假，前往泥峙江窑湖，探望大学同乡郑曙光，看见张开权在江窑湖村头大路口，新开了一间铁匠铺。他正挥舞一把铁锤，在铁砧上敲打一把被烧得绯红的铁器。看来开权已经满师，自己带徒独立开店创业了。

2018年夏，回岱山看望住院的父亲，听说和刘和伦的爸爸住在同一病区，我送了一箱牛奶去探望。遇见了和伦的妹妹刘荷花和他老婆，听说他们一家已在嵊泗落户。那年和伦陪我进庙报到，我心里一直记得他。

2022年7月，90多岁的父亲病逝，按风俗我们去庙里烧香。总吉庙已经于上世纪末易地改建，听说昔日北峰先人建庙供奉的是一位孝子。如今走进庙宇深感惭愧，当年在庙里求学数年，却未深刻理解，古人言，父母在不，远游。我长期在外谋生，未能在父母身边尽孝。如今，子欲养，而亲不在。